

說部叢書

初十第
集二
編

理想小說

回頭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政治
小說

回頭看

第一回

乘大車取譬人羣

營新屋久稽婚約

在下姓威士。美國波士頓人。我的生日。是一千八百五十七年。哈哈。看官不曉得的。必定笑我記錯一百年了。不要是一千九百五十七年罷。看官且慢笑。我並沒有記錯。我生日的確是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四點鐘。那一日正是聖誕節的第二天。我記得那時候的波士頓城。比現在的波士頓城。論起地勢來。却也是差不多。

今年是耶穌降生後二千年。我的年紀。論理該有一百四十多歲。但是我的相貌。還不過像三十歲左右的樣子。我想把一百年以前的話。告訴列位。恐怕列位也有些不信。然而這些話。是千真萬真的。列位高興聽我的話。且不要忙。容在下慢慢說來。

如今的五尺童子。都知道這二十世紀的文化。和那十九世紀的後半節比較。相去是很遠的。但是今日的文化。都是那時下的種子。生發出來的。那時候人羣。可以分做四

箇國。一是有錢的。一是沒有錢的。一是有學問的。一是沒有受教育的。爲什麼叫他做四箇國呢。列位要知道當時等級的分別。比現在各國的分國。還要嚴些。所以把他們分做四國。頗覺相宜。我在當時。也是有錢有學問的人。安享人間幸福。真是衣來伸手。飯來張口。一呼百諾。他人辛辛苦苦來侍奉我。我就安安穩穩享他們的侍奉。那時候富厚氣象。真是一言難盡。起先我的祖宗。也是這樣。那時候。我也望我的子子孫孫。同我一樣的過那快活日子。永遠不改。才稱我的心願。

列位。可知道我爲什麼不做事體。便可安然過好日子呢。爲什麼世界上。可以養這些不做事體的人呢。這是有箇緣故的。因爲我祖宗傳下一注錢財。我便可靠他過日子。所以纔有這樣快活。照這樣說起來。列位必定說我的祖宗。定是富敵王侯的了。那知道却又不是。我當初錢財原不很多。但是後來就愈用愈多了。哈哈。我又沒有點金之術。怎能夠這樣的呢。列位不要奇怪。法術是有的。却不是點金術。不過是箇卸肩法罷了。譬如我自己用的錢。自然該我自己去賺。我那時却叫別人賺來給我用。只要出本錢開製造廠。或是開大店鋪。便可永遠取利。這種理財的法子。說起來長得很。恐怕列

位也未必喜聽。唉。以前那將本求利的法子。就和國家收稅一般。論理最不公平。當時雖有人爭辯。法律家也想法禁止盤剝利錢。但是這種事體。都是和政治相連的。政治一天不變。這種事體。也一天不廢。所以十九世紀將完的時候。政府也就不管了。列位要曉得當時人羣。貧富隔絕情形。待我想一箇淺近譬喻。說給列位聽來。就明白了。譬如有一箇極大的車子。在極難走的山路行走。許多窮苦的車夫。套了籠頭。拉了車走。無論飢渴倒斃。不許稍停。若是空車。也還罷了。偏是車上坐滿了人。無論山路怎樣難走。坐車的人。總不肯下車走兩步。這車上的坐位。安穩的很。可以遠望四圍的風景。這些坐車的。還要品評車夫的勤惰。看官。你想有這樣好地位。自然大家要爭奪的了。而且得占一席之地。便可一身受用。傳給子孫。竟同家產一般。他愛給什麼人。便給什麼人。但是這等坐位。爭奪也不容易。爭得之後。有時也不甚穩固。那運氣不好的。遇着車輪一跳。就跌將下來。一到地上。便編入車夫隊裏。因爲有這一樣危險。所以他們的快樂。總有些美中不足。

因爲此故。他們有時還肯照顧貧人。他們知道自己享福。對了下邊做工的人。心上也

很抱歉。也知道同是人類。不過有錢和無錢的分別。有時他們遇着車子走到極險的地方。在下的車夫。號叫的號叫。倒斃的倒斃。車上的人也極力安慰他們。祝他們來生之福。也有人釀資施藥。量力拯濟。都說道。這班拉車的人。很是可憐。等到過了險路。車上的人心定了。也就漸漸淡漠起來。列位要知道他們的話。並不是真安撫拉車的人。實在因為道路太險。恐怕車子翻倒到地。要把他們的坐位。全然失去罷了。

他們看見這拉車的越苦楚。便將自己的坐位。越保守得牢靠。至死不放。只知道把坐位保住。所以除了釀資施藥之外。別人的甘苦。全不在意。列位是二十世紀的人。自然以為這事沒有人理。但在當日。他們却有兩箇緣故。他們心裏。只知道除掉這箇法子。是沒有再好的。坐車的人。不過幾箇。拉車的人。倒弄了許多。從不想修理道路。改良車身。若分甘共苦的話。那更不消說了。還有一箇緣故。更是可怪。他們總以為自己的身分。比那下邊拉車的人高一等。彷彿五官四肢是兩樣生的。這種思想。列位覺得奇怪不奇怪。唉。這是列位不曾坐過那車子。了。若坐在那車上。恐怕列位也不免有這種心腸的啊。列位不信的。必定說我的話過分。那知道。還有一箇可怪的情形。等我告訴列

位。就明白了我常看見那在下邊拉車的。有時微倖爬上車來。他手上繩索的傷痕。還沒有褪淨。就已經有這種思想了。照這樣看起來。他們生來坐車的。還要說麼。閒話少說。

却說一千八百八十七年。在下已是三十歲了。雖不曾娶過親。却已經訂定巴愛姊小姐。這位小姐。也是坐車的人。和在下一樣。當時在下的新屋。還沒有造成。想等完工之後。再行完娶。我那新屋地址。却在波士頓城最繁華的地方。當時貧富智愚。各據一方。不相混雜。有錢的住在貧人裏面。聰明的住在愚人裏面。便算大不相宜。在下建造新屋的時候。本定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冬季完工。那知道了明春。還未告竣。這就是因爲工人罷工的緣故。那罷工的詳細情形。我也不及細說。不過當時工人常常罷工。人也看慣。不當什麼事。自從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後。天天聽見今天木工。明天石工。從沒有一種工人。能夠幾箇月相安無事的。

當日工人的情形。和現在大不相同。天下的事情。不經大變。是不會好的。現在一切已經改變。所以人人都明白。但是當時的人。沒有先知之術。怎麼能豫知呢。而且那班工

人也不知足。都想多得錢少做事。又要住上等房屋。漸漸有羨慕奢華的意思。照他們的心願。不把地球上的錢財加多幾倍。是不能如願的。萬一不能如願。他們就拿罷工一事。來挾制別人了。

工人無理取鬧。到這箇地步。當時的人。有些說這事斷難如願。地球上錢財有限。不能沒有貧富的分別。人所以不會餓死的緣故。正因為有這班苦作的人。若地球不爭氣。他們也斷沒有翻身之日。他們不應該同主人爭的。是應該同地球爭的。將來這箇緣故。他們自己也漸漸可以明白的。也有人說他們的志向。雖是斷做不到。但恐怕他們自己不明白。反來胡鬧。若是他們一得議政院的權柄。那就大有不便了。更有說人羣之理。本來循環不已。周而復始。有從混沌漸到全盛的時候。但也有從全盛再回到混沌的時候。譬如彗星的軌道。在離太陽極遠的地方。漸漸向太陽而來。既有來時。就有去時。所以人羣之亂。是不能免的。這些見解。也未免太偏。但是說這種話的人很多。當時新聞紙上。和街談巷議。紛紛講論。都是這箇事體。而且都不外這種議論。至於我那時候的意見。不但怕他們得勢。來欺壓我們商人。而且因為新屋未成。不能移居早日。

完娶。所以惱恨的心。還要比人家加一等。

那年五月三十日。剛遇着是美國的節日。這班南北兩軍大戰未死的軍士。都披紅掛綠。用了鼓樂。到前經戰死的軍士們墳墓上致祭。彷彿和賽會一般。這也不必細述。愛姊小姐的長兄。也在陣亡之內。這天他們全家去祭墓。我也跟了前去。晚上又到他們家裏。用過晚餐。在客廳上看新聞紙。說工人又聚衆罷工。我想我造屋的事。又要耽擱了。心中納悶。便和衆人議論起來。衆人都道。現今事勢。已成了江河日下的樣子。全地球工人。不約而同。都成瘋病。歐洲北美洲格外利害。只有格林蘭荒島和中國。不是這樣。可見中國人。不願有泰西的文化。也有緣故。實在泰西的文化。是同沒有燃着的炸藥一樣呢。

停了一會。我邀了愛姊小姐。到僻靜地方。共談衷曲。我勸他先且成婚。出外遊歷。等新屋完工之後。再行回來。那天他妝扮得分外美麗。如今我的腦子裏。還同看見一樣。臨走的時候。送我到外面。照常親了嘴。我就告別而行。那知道一別以後。竟成永訣了。這時候天氣還早。論我平日的交情。不到深夜。是不散的。但是我素來有不能睡的病。

前兩夜沒有睡熟。這時候已覺疲倦。所以愛姊小姐。到九下鐘時候。就勸我回家。並且囑我早睡。

我的舊居。已經過了三代。本來是很壯麗的。但是鄰近地方。漸漸開了工廠。工人往來。便覺有些貧富不稱。所以我要另造新屋。這所舊屋。已經張貼出售。我白天在總會裏喫飯。夜裏仍到那裏暫時歇宿。有一箇黑奴服侍。人也誠實。這箇房子斷不能住。但是臥房却造在地窖裏面。同地面隔絕。頗能安睡。牆和地板。都用水泥塗刷得極厚。可免溼氣。頂上鋪石板。縫裏都有水泥封閉。門用純鐵鑄成。外面又釘了不灰木一層。真是水火無憂的。又另有小管一箇。可以通達空氣。

列位。想有了這種臥室。自然能夠安睡的了。但是我從沒有接連兩夜好睡的。這也是習慣自然。一夜不睡。也不覺得困倦。若是兩夜不睡。恐怕腦筋受傷。就要請醫生來看。那醫生姓畢。是並不懂醫道的。但有一種致睡的法術。只要稍用手法。就可以叫人安睡。就是心緒不寧。也能應手奏效。但是用他的法術睡着之後。必定要用他的解法。纔能醒來。這解法很容易的。後來黑奴也學會了。

這事只有黑奴知道。我從來不敢告訴愛姊小姐。因爲用這箇法術致睡。往往有不能醒來的。說出來恐怕嚇了他。但是我已經歷試。也不見有什麼害處。後來便把這害怕的心。丟到腦後了。這一天回到臥室之後。就叫黑奴去請畢醫生。猛一回頭。見桌上有信。拆開一看。知道是造屋工頭送來的。中間說這番工人鬧事。不知什麼時候纔能了結。這新屋的工程。不能預定日期。我看過了。悶悶不已。恨不得將這班工人。一刀殺盡。正忿恨的時候。畢醫生已到。畢醫生告訴我道。方纔有遠處來信。請他就去。以後恐不能來。就薦了幾箇人自代。據他說他們的法術。也比他差不多。我放下心。躺下就睡。並吩咐黑奴。明早九下鐘。將我解醒。

第二回

地窖藏身百年一覺

天仙覲面異世同名

一覺睡來。不知是什麼時候。正要睜眼。忽然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。一人說道。他要睜眼了。讓我一箇人在這裏的好。又一人說道。你且不要告訴他。先一箇像男人的聲音。後一箇却像女人。又聽那男人道。且看他情形。再作計較。女人道。你要許我不告訴他。我纔去。又像另有一箇女人說道。留他在這裏。也沒妨礙。男人道。我便不告訴他。你們

快去。他要醒了。只聽見衣裳簌簌的聲音。我也隨即醒來。睜眼一看。見燈光明亮。有一箇六十多歲的老人。正低着頭看我。他面上很像有驚奇的模樣。却又有忠厚可親的神氣。

我急忙爬起一看。自己已經不在原地。却是一箇從來沒有見過的地方。連器皿陳飾。都是新鮮的。我回頭看那老人。他便問道。你舒服麼。我說道。我在什麼地方。他道。在我家裏。我道。怎麼到了這裏。老人道。且待你身體爽健些再說。現在且不要着急。總而言之。你是在極安穩的地方就是了。你到底覺得舒服麼。我道。奇哉。我好好的睡在家裏。怎麼就到尊府上來呢。老人道。將來聚談的時候。多着呢。現在且不要勞心。這杯藥水。是大有益處的。且請喝了罷。我是醫生。你請放心。那時我不肯喝。定要問他箇仔細。老人道。你不要着急。傷了身子。既是這樣。你且喝了這杯藥水。待我細細說來。如何。我就喝完了藥水。他道。這事很不容易說。我且問你。你說你本來睡在自己家裏。你到底是什麼時候睡的呢。

我道。自然是昨晚。約莫是十下鐘。我還吩咐黑奴。叫他今早九下鐘時。解醒我來。現在

黑奴那裏去了。老人道。黑奴踪跡。我不知道。他既不在這裏。想必有箇緣故。我且問你。你睡的日子還記得麼。我道。這話更奇了。自然是昨晚。難道睡了整日不成。昨天就是那祭奠陣亡軍士的節期。他又問這日是什麼日子。我道。禮拜一。三十日。他道。是那一個月的三十日。我道。自然是五月三十日。他道。現在已是九月了。我道。已是九月了麼。難道從五月直睡到九月不成。這是斷沒有這事的。老人道。不要管他。你說是五月三十日麼。我道。正是。他問是那一年的五月三十日。我聽了這話。更加奇怪。定着眼看他許久。慢慢的說道。你問我是那一年麼。他應道。是的。我道。今年是一千八百八十七年。他聽了後。又勸我再喝一杯藥水。又替我診看脈息。老人道。看你的氣度。必定是箇雅人。但是今日的學問。比前代不同。今日情形。照你看起來。恐怕沒有一事不奇怪的。我如果告訴了你。又恐怕你要驚嚇。你年紀雖不過三十歲左右。面色却如大夢初醒一般。現在已是耶穌誕生後二千年九月十日。你整整睡了一百一十三年零三箇月十一日了。我聽了這話。大爲駭異。他又勸我再喝藥水一杯。喝了。很覺疲倦。不覺又朦朧睡去。

到醒過來。天已大亮。那老人仍在旁邊。却不看我。我便仔仔細細偷看了他一番。心中却漸漸明白。不像前次的糊塗。想道這人必定是知道我的臥室所在。故意來戲弄我。或者我竟被人謀害。也未可知。愈想愈疑。但看這老人。滿臉忠厚的模樣。料不是這等樣人。便四圍一看。心裏想望。或者有熟人藏在椅子和門簾後頭。我看到那老人。他已經覺得。便道。你又睡了十二點鐘。很有益處。如今你面色已好。眼睛也有神。身子想也舒服了。我道。我很不舒服。他道。你還記得前次醒的時候。我告訴你睡了幾時的話麼。我道。你不是說我睡了一百十三年麼。他道。一些不錯。我微笑道。我想一定不確。他道。這也難怪。但是你須知道。凡人受了睡術。迷蒙之後。全身百節都不變動。止要外面保護得好。絲毫不壞。所以能夠睡了無限的時候。倘若不是我尋着了。你不知又到幾時。將來地氣太深。你的身子漸漸的變壞。恐怕那時要真死呢。我聽了他話。想道。如果真是受人戲弄。這老人也算得很有口才。照他這樣。便將那天上的月亮說是牛油做成的。也能說得圓轉了。我便哼了一聲。想引他的話。那知他全然不動。我便道。我最愛聽說謊。你便將尋出我身體的情形。詳細告訴我。只要說得圓。

我便信你。老人正色道。你說那裏話來。這全是的確的話。你還當是戲弄你麼。待我說來。你就知道了。我最喜歡化學。近年要在花園裏造一所化學房。前禮拜四。我叫人掘一箇大坑。原約禮拜五工人再來。不料晚上大雨傾盆。坑裏水都滿了。坑邊也都沖塌。我的女兒去看。見那沖塌的地方。露出砌好的石頭來。我便扒去浮土一瞧。見那石塊很大。便叫工人發掘。誰知道是埋在舊時屋底下的角上。下面約有八尺來厚。上面還有木炭的餘屑。我知道是舊時房屋。是被火燒了。只有這石屋未傷。面上水泥。仍舊和新刷一般。屋上的門。却不能開。便叫工人搬去大石塊。覺得裏面空氣雖宿。却很清潔。既不很冷。而且乾燥。我便點了蠟燭。走進去。看見裏面的光景。和那十九世紀的臥房一樣。牀上有一箇少年屍首。像是死了很久的樣子。却是毫不腐敗。我便邀了好幾箇的醫生。同來觀看。都稱怪事。他們都道。這屍必定是從前薰製過的。便要解剖攷驗。我一意不肯。便疑到十九世紀的人。往往攷究心電之學。或者這人是受了迷術。沒有死的。也未可知。但恐怕人笑話。口裏並不敢說出。只有婉勸他們不要剖解。他們去了。我便試用解法。不想你果然醒來。我聽了他這番的話。半信半疑。回頭見那牆上。掛着

一面鏡子。便走去一照。覺得我仍是那節日到我岳家的模樣。並不曾老了些。怎麼會過了一百多年呢。便又不信。心裏想着。一定是他們戲弄我的。老人又道。你過了一百多歲。容顏不改。也難怪你詫異。但是幸而沒有改變。纔能夠到今日。若是逐漸變老。你早已不在這箇世界了。我道。你到底說這大誑。是什麼意見。還是拿我當小孩子麼。我勸你實說罷。若不然。我自己也能查訪出來的。老人道。你到底不信。今年是耶穌降生後二千年麼。我便道。你何苦又來問我。老人道。你不信。且同你去看。你這時候能行動麼。我氣忿忿的說道。我原來好好的。就是你再用法術遮掩我。我總要去查察明白。難道就糊塗過去不成。老人道。且不要狐疑。恐怕你看見了真實憑據。就要傷感了。老人說話的時候。本是心平氣和。聽了我的說話。也並沒有畏縮的樣子。我心上很是疑惑。便跟了他。走過兩層樓梯。到屋頂月臺上。他道。你請看來。這還是十九世紀的波士頓城麼。我周圍一望。見那好大的城市。其中房屋。疏疏落落。氣概雄壯。又有公家的草地。和各處辦公的大房屋。說不盡那氣象萬千。真是比十九世紀的波士頓城。大不相同。便又向西一望。這加厘司河。宛然在目。向東一望。這海港仍在。

連岸邊也曲折如舊。誰說這不是波士頓城呢。莫不是那這老人的話。竟是真的麼。我那時滿腔傷感。如醉如癡。雖不至於突然昏去。却已不能自主。幸虧那老人扶了下去。到一間屋裏。喝了兩杯酒。又喫了些點心。心神稍定。老人道。此刻貴體如何。我原不要你看見這些景象。無奈你終不信。我素來知道你們十九世紀的波士頓人。都是揮拳就打。不是好惹的。如今你雖加了一番傷感。老夫却免了一場无妄之災。還要求你見諒。我道。現在你老人家。便說我睡了一千年。我也相信。老人道。不過一百多年罷了。這一百年內世界的改變。在歷史裏面。也算很快的。說罷。便向我拉手道。我得見十九世紀的人。不勝忻幸。請教尊姓大名。我道。敝姓威士。賤名巨利恩。請教老丈貴姓。老人道。敝姓李。人都稱我爲李醫生。我這房子是在貴宅的地址之上。就是閣下的家鄉。請勿見外。停了一會。點心喫完。李醫生便請我洗澡。又請我更衣。我看他們的衣服却不曾大改。那時我身體雖然稍覺舒服。心中仍舊悶悶不已。列位。試替我想想看。一箇人忽然一覺醒來。身子已在另外一箇世界上。那有不驚惶的道理呢。列位設身處地。一轉眼之間。忽搬到了星球裏面。當睜眼的時候。還是記念故鄉呢。還是被新世界所奪。

把故鄉全然忘却呢。不瞞列位說。我那時驚呆未定。竟是忘其所以。記不得故鄉了。更衣沐浴。諸事完畢。身子也漸漸舒適。便又想望望新世界的異景。不多時。便同了李醫生又到月臺上坐談。敘了些滄海桑田的話。李醫生便問道。威先生已是兩世紀的人。究竟眼睛裏看見的有什麼不同之處。我道。我正疑心這城裏。怎麼並沒有一箇烟囪。李醫生道。烟囪一物。久已不用。我們也幾乎忘記。這是十九世紀取熱的法子。最爲粗陋。後來廢去不用。已經一百多年了。我又道。現在這些房屋如此華麗。想必是居民都富足了。這也是古今不同之處。李醫生道。十九世紀的波士頓。可惜我沒有看見。照你說來。一定是很寒儉的。但是生財有道。你們十九世紀的人。動不動就講製造。那知這就是致貧的緣由。你想這班廠主。日日高車駟馬。錦衣玉食。把公共的錢。都做他繁華的用場。通盤計算。不是一城裏的錢。反少了麼。如今是人人的人錢。都用在公益的地方。那有不把這城市收拾得和花園錦簇一樣呢。正談論的時候。紅日西沉。天色將晚。李醫生道。我們下去罷。老妻小女。還沒相見。我來引見何如。我便想起我要睜眼時候那女人的聲音。便道。得見貴眷。更爲榮幸。說着。已